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AGAINST LIBERALISM

反对自由主义

[美] 约翰·凯克斯 著
应奇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AGAINST LIBERALISM

反对自由主义

[美] 约翰·凯克斯 著
应奇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对自由主义/[美]凯克斯著;应奇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6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ISBN 978-7-214-04911-7

I. 反... II. ① 凯... ② 应... III. 自由主义—研究
IV. 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0740 号

Against Liberalism

Copyright © 1997 by John Keke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02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ia - 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2-035 号

书 名 反对自由主义

著 者 [美]约翰·凯克斯

译 者 应 奇

策划编辑 汪意云

责任编辑 汪意云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960 mm×1 304 mm 1/32

印 张 8.75 插页 4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4911-7

定 价 23.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译者的话

当代社群主义的重镇麦金太尔曾经认为，“现代政治制度内部的当代争论几乎是排他性地在保守派的自由主义者、自由派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派的自由主义者之间展开的”。而作为所谓新左派的重要灵感源泉的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沃伦斯坦则认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关于现代性的虚假争论是以自由主义的两个变种即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而告终的。那么，“在这种政治制度中几乎没有对制度本身的批判，即对自由主义的质疑的立足之地”了吗？本书作者约翰·凯克斯与麦金太尔和沃伦斯坦一样都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在这本对自由主义的基本假设进行尖锐批判的著作中，凯克斯论证了由于自由主义的积极目标和消极目标之间的矛盾，它是注定要失败的。自由主义的积极目标是个人自主、选择的多元性以及平等的权利和资源，自由主义者把它们当作是良善生活的本质条件。自由主义的消极目标是反对自私、不宽容、残忍和贪婪。但问题在于自主、平等和多元主义的程度越高，邪恶的范围也就越大。自由主义的矛盾就在于它当作是良善生活的必要条件的东西实际上促进了它

想要避免的邪恶,而避免这些邪恶则要依赖于与自由主义致力于促进的相反的条件。

如果说具有浓郁的前自由主义倾向的麦金太尔和桑德尔试图以一种共同善的政治哲学来取代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而沃伦斯坦则以一种历史社会学的叙事模糊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内在区别,那么凯克斯则在坚持从保守主义的立场批判自由主义的同时,试图把多元主义从自由主义的牢笼中拯救出来。如果说保守主义的立场基于“邪恶和苦难是人类无法摆脱的特征,明智的做法不在于用宏大的乌托邦方案去废除它们,而在于以温和的措施去抑制和减少其影响”(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保守主义”条目),从而使它与敌对的激进主义学说形成鲜明的对照,那么,凯克斯所锻造的保守主义版本的多元主义则表明由于不恰当地强调自主的重要性,晚近的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回避了价值冲突的现实性和尖锐性,从而使其以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驯服多元主义的努力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举动。至于凯克斯的工作是否如约翰·格雷所说的那样是政治哲学中罗尔斯的统治时期的消逝的一个明白无误的标志,保守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嫁接能否成功,从而可以断言“多元主义的最强有力的版本是保守主义的,而保守主义的最强有力的版本是多元主义的”,我们还需要参看本书的姐妹篇《为保守主义辩护》方能论定。

浙江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陈丽微和葛水林同学尝试译出了第五、九章的初稿,有助于本译稿的及时杀青,这是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

前 言

本书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批判。其论题是,由于自由主义受尽前后矛盾之累,因此它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其中有些不协调来自于自由主义信奉两个不相容的目标,一个是消极的,另一个是积极的。前者是指避免诸如独裁、拷问、贫穷、不宽容、压迫、歧视、无法无天之类的邪恶。后者是指创造在其中个人能够过他们自己的良善生活^①(good lives)的条件。

自由主义者们认为,在这些条件中首要的是个人自主,如果一个国家保证个人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权利,保证平等地关心和尊重他们的努力,保证公正地分享他们需要的资源,保证选择的真正的多元性,这种自主就会得到促进。

作为自由主义力图避免的消极目标的邪恶之所以是邪恶,是因

① 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文献中的“good”一词的传统译法是“善”,继冯友兰、严群氏之后,晚近有人倡导译为“好”,理由简单来说就是,“好”能涵盖“善”,“善”不能涵盖“好”。英语作者有时故意利用“good”语义的模糊性,而中译者在不同的语境中分别将之译作“善”和“好”一方面违背一字一译的通则,另一方面要精确地作出这种甄别也是勉为其难的,而更为困难的情形则是“good”用作不同名词的修饰语的情形,基于这种考虑,本书将之通译为“良善”或“良善的”,与“善”、“好”(这一译名在与 right 相对用作区分伦理学类型时得到了保留)、“善良”、“幸福”等相比,这种译法更能得到一以贯之的坚持。——译者注

为它们危及良善的生活。作为自由主义要去实现的积极目标的自主、权利、平等、分配正义以及多元主义的价值之所以是有价值的，就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是良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自由主义之所以是前后矛盾的，就在于这些自由主义的价值实现将会增加自由主义者们想要避免的邪恶，还在于减少这些邪恶依赖于创造与自由主义的价值相反的条件。

自由主义的前后矛盾的另一方面来自自由主义关于平等、正义和多元主义的观念是和良善生活不相容的。创造这样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善良的和邪恶的人们得到平等的关心和尊重，正义被理解成对资源的再分配，而无需考虑资源的当下持有者和未来接受者是否应得它们，多元主义则被限定为与自由主义的前见相一致的选择——对于良善生活是破坏性的。

本书的论题在以下十章中逐步得到展开。第一章描述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纲领，基本价值（自由、平等、权利、多元主义和分配正义）和核心信条（自主）。第二章论证了邪恶是流行的，它主要来自非自主的行为以及自由主义的政治纲领、基本价值和核心信条使邪恶更为流行而不是较少流行。第三章的论题是，拒绝为他们的非自主行为导致的邪恶承担个人责任，使得自由主义没有对抗最常见的邪恶的道德资源。第四章表明了许多自由主义的政治纲领预设了集体责任，而自由主义对自主的信奉这一核心则排除了这种责任。第五章批判了自由主义的平等观，这种观念误诊了它要去改良的问题，鼓励了处理这个问题的荒唐且前后矛盾的政策，否认了人类的道德不平等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第六章和第七章评价和拒斥了自由主义的正义观，这种正义观排除了应得这一正义的实质。第八章批判了自由主义对于多元主义的信奉与当基本的自由主义价值及自主和非自由主义的价值相冲突时，自由主义的价值应当凌驾于后者之上这一基本信念之间的不一致。第九章考察和阐明了把自

由主义奠基在仁爱而不是更为常见的康德式基础上的努力的失败。第十章则总结了反对自由主义的立场。

针对这些批评,自由主义者们最重要的辩护将会是否认他们持有所归属给他们的观点。因此,就有必要作出广泛的引证。本书采用的方式是,正文中出现的引文提出了对他们的部分观点的描述性的或批判性的说明。它们是作为论证的步骤出现的,其出处在圆括号内指明。在书尾以注释形式出现的引证则是为了支持把特定的观点归属给特定的作者。因此,只有当读者需要确证出现在行文中的归属是准确的时,他们才有必要参照注释。

我的有些早先的出版物在本书中重新得到了部分利用。在所有这些情形中,为了与总体的论证相适应,它们都得到了经常是彻底的修正。第三章中含有来自《道德传统和个性》(*Moral Tradition and Individua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一书的第二章以及即将发表于《社会哲学和政策》(*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14, 1997)上的《邪恶的自反性》(*Reflexivity of Evils*)一文中的部分内容;第四章吸收了发表于《中西部研究》(*Midwest Studies* 20, 1995: 416-30)上的《作为自由主义的一个难题的集体责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as a Problem for Liberalism*)一文;第五章收编了即将发表于《伦理学》(*Ethics* 107, 1997)上的《平等主义者的一个问题》(*A Question for Egalitarians*)一文;第八章借用了《多元主义的道德》(*The Morality of Plur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一书的第三章和第十一章的内容;第九章则使用了发表于《社会哲学和政策》上的《仁爱:一种不重要的德性》(*Benevolence: A Minor Virtue*)和发表于《伦理学》(*Ethics* 106, 1996: 834-44)上的《冷酷和自由主义》(*Cruelty and Liberalism*)一文的部分内容。

华莱士·马特森(Wallace Matson)、路易斯·波杰曼(Louis Pojman)和史蒂文·卡恩(Steven Cahn)阅读了全部手稿。他们的评论

有助于修正许多缺点。对于马特森的详尽而富有同情心的但仍然是顽强的批评,我要表示特别感谢。乔纳森·曼德勒(Jonathan Mandel),罗伯特·西蒙(Robert Simon)和詹姆斯·斯特巴(James Sterba)对部分手稿作出了评论。我感谢他们的慷慨帮助。然而,不应认为他们中的任何人会赞同我的观点,事实上,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强烈的分歧。因此,我能把这些观点表达得更好,要更多地归功于他们。

罗杰·海登(Roger Haydon)现在已经是我的两本书的编辑。也许会有比他更好的编辑,但这也是难以想像的了。他的善意、智慧、聪明、高效和熟练的催生术使得我很轻松愉快地把一部松散的手稿转化成眼前的著作。不管对读者来说现在是否已经足够凝练,它之得到改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海登的工作。

我的妻子让·Y·凯克斯为我创造了使修订手稿成为可能的许多条件,并通过耐心地倾听我的苦思冥想为我提供了帮助。我怀着幸运之情对她在过去和未来的岁月中的这种时刻的爱心、支持和善意表示无尽的感谢。

约翰·凯克斯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前 言 1

第一章 何谓自由主义? 1

自由主义何以讨人喜欢 2

政治纲领 5

基本价值 7

自由主义内部的某些分歧 15

自由主义的核心 19

第二章 邪恶的盛行 29

邪恶的盛行 31

理解邪恶的盛行 34

邪恶的盛行起因于自主行为 38

邪恶的盛行起因于非自主行为 41

自由主义的困境 47

第三章 个人责任 57

自由主义的策略 58

邪恶的自反性 61

原则：“应当”蕴含“能够” 65

原则的两个版本 71

若干结论 77

第四章 集体责任	84
直观的论据	85
分析的论据	87
自由主义的反应	92
集体责任的承认	96
集体责任与自由主义的政治纲领	100
第五章 平等主义的谬误	105
平等主义的实质	106
平等主义的辩护	112
第一种批评:错误的判断	115
第二种批评:荒谬的推论	120
第三种批评:前后矛盾	130
第四种批评:道德上的不平等	135
第六章 正义与应得	143
正义的概念	145
应得的性质	148
正义和应得	152
罗尔斯的正义观	155
第七章 自由主义信仰之外的正义	163
内在的反对	164
外在的反对	169
自由主义的信仰	178
自由主义信仰的某些问题	182
第八章 多元主义对自由主义	190
多元主义的架构	191
不相容的、不可公度的和冲突的价值	199
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矛盾	204
自由主义的回应	206
第九章 仁爱的情感主义	217
仁爱	219
自由主义的辩护:反对残忍	221
残忍是万恶之首吗?	226
自由主义的辩护:普遍仁爱	233
自由主义的辩护:有限仁爱	237

第十章 自由主义有什么错? 242

邪恶问题 243

责任问题 246

平等问题 249

分配正义问题 250

多元主义问题 253

后记 256

著作索引 258

第一章 何谓自由主义？

现代政治制度内部的当代争论几乎是排他性地在保守派的自由主义者、自由派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派的自由主义者之间展开的。在这种政治制度中几乎没有对制度本身的批判，即对自由主义的质疑的立足之地。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

对自由主义的讨论应当从确定所有版本的自由主义都必须满足的一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的定义开始。但这样的一组条件并不存在，这就使得自由主义成为不可捉摸的东西。自由主义者们自己也承认这一不足。^① 然而，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没有一种批评或辩护有望应用到自由主义的所有版本上去。因此，最有希望的探索路径似乎是提出包括

^① “各种各样的政治结构已经被不同的哲学家们认为体现了自由，而相当混杂的一批人也已经分享了‘自由主义的(自由派)’这一名称。在分梳自由主义思想中的某个主要的支流或流派时人们应当注意，即使在能够被有益地组合在一起的流派之中也存在着多样性”(Cranston 1967: 461)。“从18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就已经被用来描述政治立场的各种独特的群集，但在不同时代称作‘自由派’的不同群集之间没有任何原则上的重要相似性”(这是“怀疑派的论题”；R. Dworkin 1985b: 183)。“自由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紧密地结成一体的和牢固地确定的学说；它的鼓吹者们持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而且时常发生变化，而它的史家和批评者们常常在(接下页)

尽可能多的自由主义版本的一种解释,同时又坦率地承认有些版本的自由并没有被包括进来,而且其他的解释也是可能的。无论如何,这将是这里所要遵循的探索路径。

既然这样,本章的主题就是对自由主义的一个解释。它始于对自由主义的吸引力的一个简要的说明,列举了某些典型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纲领,继而对激发这些纲领的基本价值作了初步的描述,并进而讨论了自由主义的核心,这一核心为基本价值和政治纲领提供了终极的理由。下一章将会与个别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交战,讨论的深度也随之加深。必须强调,下面所提供的只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为避免重复和迂腐,“自由主义”一词从现在开始就意味着这种解释。读者可自行记住其他的解释也是可能的。尽管如此,目前的解释的意谓足以把当代自由主义的大多数版本包括在内。

自由主义何以讨人喜欢

迄今为止,自由主义的历史是一部成功的历史。它作为对宗教的正统性的一种反应发轫于文艺复兴时期,在宗教改革时期得到强化,并在启蒙时期成为一种主要的政治力量。在其发展过程中,自由主义摆脱了仅仅作为一种消极的角色的角色,转而成为能够作为对所有类型的绝对权威的替代品而产生吸引力的一种积极的政治想像力。它坚定地扩展着它对君主的神圣权利、对来自封建时代的贵族特权以及对所有形式的压迫的抵抗,不管是在沙皇俄国、奥托曼土耳其、共产党的苏联、法西斯

(续上页)它的主要观念和倾向上产生分歧”(Flathman 1989:2)。“没有什么政治目标、没有一种社会想像,也没有任何一种政治纲领在任何一代人——更不用说贯穿数个世纪——中已经博得所有自由主义者的尊重,这样说大概是正确的”(Raz 1986:1)。“任何试图给出对自由主义的一种简要说明的人立刻就会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是在处理单数的自由主义还是复数的自由主义?列举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是容易的;要指出他们的共性则更为困难”(Ryan 1983:291)。“如果我们考察被归类为自由主义的观点的范围……我们不可能找到他们所有的人都共同持有的任何一组学说或原则,以及会被当作所讨论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或本质的任何独一无二理论和实践倾向的群集”(Waldron 1987:127)。

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纳粹德国，还是在殖民地的希腊，都是如此。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寿终正寝，自由主义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其中一个标志就是，即使它的敌手现在也会以自由主义者强加给政治话语的评价性术语来表述对他们所支持的政权的辩护。

自由主义超越了民族边界和历史阶段，从许多语言、宗教和阶级中吸引到了它的信徒，并打算不但为西方人而且为遍及世界的许多其他的人们许诺更加美好的未来。因此，通过一种惟一的、容易确定的历史影响是无法勾勒出它的轮廓的。要促成它的支配地位，经济的、智识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因素必须被结合在一起。尽管如此，还是有可能确定相继地为已经被普遍地承认为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素的某些关键性观念提供了系统说明的三位哲学家。当然，这些哲学家也有对他们产生了影响的前驱者，而且这些哲学家经常受到前辈的巨大的智识浸染。但由于本书并不是讨论自由主义的历史的，它并不试图追溯这些关键性观念的起源。

政府的目标和正当性在于保护生活在这种政府统治下的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是一个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观念。约翰·洛克表达了这个观念，尽管相当程度上这还要归功于托马斯·霍布斯。洛克认为政府应当提供这种保护的手段是根据法律加以定义的正义。所有公民同等地服从它的权威，因为法律保护个人对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他们承认这样的权威就是合理的。合法的权威保障这些权利，只有当权威侵犯了这些权利时，对它的抵抗才是可以辩护的。洛克的具有巨大吸引力的观念是政府应当能够为它们对作为其臣民的个人的权威作出辩护，而且惟一合理的辩护就是个人的权利在他们的政府所坚持的正义体系中比在他们能够向往的不同制度安排中得到更好的保护。

自由主义归属给个人的中心的重要性通过康德所表达的自主观念得到极大的提高，而康德在这方面受到了卢梭的影响。康德式的自主可以被理解成个体摆脱诸如强制、暴力或各种形式的威胁和操纵此类外在